



我为什么写物理学咬文嚼字？

谁能理解不得不将普通物理课程用中文、英文、德文学习三遍的痛苦？谁能明白这是怎样的生命的浪费？

我于1982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学习，延宕到1997年才在德国 Kaiserslautern 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。十五年不间断的迷茫中的执著，再加上工作后迷茫中的执著之继续，我对物理学仍一无所知。为什么，怎么会这样？天资不足，是的；努力不够，sure；学习环境中尚待建立学术传统，ja, stimmt. 还有呢，encore quelque chose？

那些思想，那些伟大的思想，不是从我们的前辈或同时代人头脑中流露出的，不是用我们祖先的语言表述的。有一份隔阂，认知上的隔阂，心理上的隔阂。那些创造者的名字，那些思想发生的时间、地

点与过程，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。Pour moi, ils sont étrangerères totalement! 面对这些陌生，如何追寻那种物与我浑然一体的感觉？

物理学是关于存在的客观认识，是抽象的、严格的。但物理学的记载和传承却需要语言——来自我们日常生活的、掺杂了我们情感的、承载了我们的历史和思维习惯的语言。物理学家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描述他的观念和事物，也要在文字上下功夫。倘若，您的学问已经超越了已有的学问而到了不得不用新词的时候，您还要充当语言学家的角色，自己去创造、打磨新词。薛定谔的aperiodic, Weyl的 coordinatization, Gamow的 wavicle，这些同具体创立者联系的词，是那些科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里面，创造时有迷茫与一知半解，传播时有误解与曲解。倘若能够系统地检视一番，或于愿意理解之人能节省一份往前沿赶路的时间？

当然，物理学落实到具体的字面，乃为表象，非其本色。如若过于纠缠文字，于理解物理学早已落了下乘。诚如禅宗五祖弘忍所言：“汝作此偈、未见本性；只到门外、未入门内。”则贤每念及此，辄冷汗淋淋。读者诸君，不可不识！然六祖慧能固然不识字也得开悟，其开悟过程中，仍免不了需要识字之张别驾。故此，这咬文嚼字的下乘，仍不失为其乐融融的活计。

而我，就这样乐在其中。

2009秋于北京家中